

淺談「黃紙」 從〈咸豐遺詔〉修復說起

高宜君

本文以民國一〇〇〇年一月至四月圖書文獻處為「古籍與秘檔」展覽前所送修之〈咸豐遺詔〉為分析對象，從送修文物的修復及揭裱過程中，近距離觀察書寫〈詔書〉之黃紙，並藉此探討古人的染黃紙材料與技術。

東漢劉熙《釋名》一書中說「黃紙也。」

說明了東漢時期已經有了染紙技術。所謂「入潢」，乃指用黃檗染料將紙染成黃色。至於為何選用黃檗染料將紙染黃呢？推測其主要原因為，黃檗染料由黃柏皮提煉，而黃柏皮中的主要成份「小柏鹼」(C₂₁H₃₃O₉)具有抗霉、抑菌效果，且有避蠹殺蟲的

功能。關於黃紙作詔書使用的記載，最早見於陳壽《三國志》卷十四「帝納其言，即以黃紙授放作詔。」可見當時詔書採用黃紙。北魏賈思勰《齊民要術》(五五三)《齊民要術·雜說》「染潢及治書法」中，詳細敘述了染潢技術，說明我國的染紙技術在北魏時期已經成熟。到了唐代，黃紙的應用更

為普遍，舉凡佛道類經書、官府文書、榜貼用紙，大多使用黃紙。

〈咸豐遺詔〉製作背景

清代每逢重大典禮或事件，如皇帝登基、駕崩等事件，皆頒布〈詔書〉。詔告天下臣民百姓知曉，以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」開頭，中間為事件正文，「佈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」結

尾。據《欽定大清會典》卷二十七〈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〉裡有詳細描述當時頒詔之繁複禮儀，從宣詔前的準備工作、行禮、宣讀詔告天下、抄寫副本頒行天下等。據馮明珠〈細說院藏「詔書」〉一文中提及本文討論的〈咸豐遺詔〉應是「謄黃本」而非「詔黃」。所謂「謄黃本」指的是「詔黃」的謄抄本，因為謄抄在黃紙上，因此也稱為「謄黃」，至於當時為何需要抄寫多份，則與詔書頒布有關。本院收藏〈咸豐遺詔〉內容相同者有四件，而「詔黃」應有句讀朱圈，但本件詔書卻未見，應為「謄黃本」。〈咸豐遺詔〉，內容為敘述咸豐皇帝在位十一年間，以謹慎的態度日理萬機治理朝政，但因憂國憂民導致日漸元氣不足身體微恙，最後於咸豐十一年七月駕崩。在臨走前下詔令長子載淳(同治)繼承皇位，因此「咸豐遺詔」也可說是「同治繼位詔」。

「咸豐遺詔」全幅尺寸寬二七八公分、高八五·五公分，由多張紙張相接而成，詔書大小依內容多寡而

訂，內容越多接紙張數也隨之增加。詔書文字以楷書書寫，右邊為漢文，由右往左直行書寫；左邊為滿文，由左到右直行書寫。凡紙張接縫處正面位置皆蓋有騎縫章，計三個印；另外正文之後另起一行書寫年號、年月日期鈐歷年蓋月印二個，印文皆為「皇帝之寶」。前後兩面由黃色紙層相疊而成，紙層背後皆有托紙一層，故此詔書大抵由四層紙張相黏而成。(圖六)開始處以類似手卷包首的紙張相接，整體形式為長卷狀。

染紙材料與方法

讓白紙著色的材料可分為顏料和染料兩大類，從顯微鏡下觀察顏料的顆粒較大，染料則相反。顏料多屬於覆蓋性材料，主要混合黏著劑以塗刷或是描繪方式使顏色附著於紙張上；染料多屬滲透性的材料，主要以浸染或是繪染方式使顏色滲入紙張纖維。另外，有些染料需以媒染劑(當纖維與染料間缺乏親和力，無法直接附著時，媒染劑便是扮演兩者間的媒介)促進其作用，而前人以石灰、草木

灰、明礬、鐵漿、鐵鏽水、沈積泥污作為媒染劑。

雌黃早在秦朝時期就已被拿來用作顏料使用，雌黃為檸檬黃或橘黃色礦物，為砷之硫化物，化學成份為三硫化二砷(As₂S₃)有毒，可殺菌滅蟲，在《齊民要術》、《類說》及《通雅》等古籍中皆有記載使用方法。《通雅》「黃卷黃本也。故曰：鉛黃，曰官黃」一文中提到古人書寫於黃卷時，若有誤，以雌黃遮蓋，乃因雌黃顏色與黃藥相當，故以雌黃減弱筆誤處和顏色對比，而又俱防蛀避蠹效果。除雌黃外，黃色染料仍有多種，如黃蘆、黃蘗、梔子、槐。黃蘆又名紅葉樹、煙樹，屬漆樹科，其果實可煮製木蠟；梔子又名黃梔子、紅梔子、山黃枝、山梔，屬茜草科，其果實除可染色外也具有清熱瀉火、涼血解毒等效能；槐也稱為國槐、家槐，在河北一帶農村常稱為「笨槐」，屬槐屬，其花為淡黃色，可烹調食用，也可作中藥或染料。除上述這幾種常被拿來當藥材使用的染料植物外，文獻中常提到的尚有「黃



圖四 清洗



圖五 臨時清洗槽

清洗（詔書）是爲了將堆積多年已久的塵埃除去，以浸洗的方式處理而經過浸洗的詔書，能夠使將要被揭除的背紙更容易揭離。在清洗前必須先檢視〈詔書〉是否有掉色、水暈、補紙脫落等現象，在確定〈詔書〉狀況爲穩定後，方可沿著詔書邊緣緩慢注入水清洗。（圖四）有固定清洗槽爲最佳，但有時因爲文物尺寸難以固定，所以因時制宜，必須搭建臨時清洗槽。搭建的方法爲，以木條隔出比〈詔書〉稍大一點的範圍，接著再鋪上塑膠布完全覆蓋木條；在木條外側、塑膠布之上以紙幀固定位置，紙幀的目的可防止木條若是遭受碰撞而倒塌，造成水溢出的現象。此設計可以隨著文物大小做調整，較不易受場地限制。（圖五）

刷染，是以筆刷蘸顏料後依序塗佈紙張，塗佈時儘量保持筆刷水分一致、不重疊，如此一來顯色時才能避免上色不均的現象。

此詔書所使用的黃紙，至今仍保持顏色鮮亮、墨色飽滿而無蟲蛀孔，

僅邊緣脆裂等現象。造成黃紙本身有避蟲防蟲的要件之一，或許正是所使用的染料所致。

〈咸豐遺詔〉修護過程

修護過程大致上可分爲八個步驟，一、修護前的影像、文字紀錄，

一、清洗

二、清洗，三、表面暫時加固，四、揭除背紙，五、補洞，六、小托命紙，七、裝裱，八、修護後的影像、文字紀錄。以下重點介紹其中幾個重要步驟之操作考量與步驟之描述。

「藥」，又名「黃柏」（圖一），屬芸香科落葉喬木，樹皮曬乾後呈黃色，味苦，氣微香，有消炎解熱、抗菌之作用。最常用的是「關黃柏」和「川黃柏」，經冷浸法和熱迴流萃取法所得分析，黃柏皮中的主要成份「小柏鹼」具有抗霉、抑菌效果。（註）小柏鹼爲黃柏的主要成分，呈黃色、味

苦，它有一個與之互變異構的醛體，這種生物鹼爲具鹼性的含氮有機化合物，既是染料又具有殺蟲作用，並有殺蟲卵的效用。

染紙方法大致可分爲浸染（圖二）與刷染（圖三）兩種。浸染，據北魏賈思勰《齊民要術》記載中提出有關染紙方法「凡打紙欲生，生

則堅厚，特宜入潢。凡潢紙減白便是，不宜太深，深則年久色闇也。入浸藥熟，即柔淨直用純汁，費而無益。……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，不爾，入則零落矣。」所謂「染黃」乃是將尚未加工過的紙張，置入黃藥汁中浸染直至減白上色爲止。顏色不宜太深，否則時間久了顏色容易暗沉。



圖一 黃藥



圖二 浸染



圖三 刷染



圖十 以漿糊塗抹於破洞邊緣處



圖十一 去除多餘補紙

四、修護後
此〈詔書〉在修護前之劣化狀況，大致為皺摺、破洞、翹起、脫糊等。經清洗、攤平、補紙、小托後，重新裝裱為鏡片形式（鏡片，指文物

慎處理。否則紙張收縮不均，容易導致錯位，在修裱完成之後，會造成騎縫印對接不上等問題。
清洗過後的〈詔書〉以薄棉紙暫時加固正面，不另外使用黏著劑而是以氫鍵作用結合（註二），將〈詔

書〉表面與薄棉紙緊密結合，增加其穩定性，於揭除背紙時不至使〈詔書〉過於單薄支離破碎。（圖七）揭除背紙的動作需緩慢，將被揭離的背紙與〈詔書〉角度越趨近平行越好，才不至於將〈詔書〉連帶拉起。（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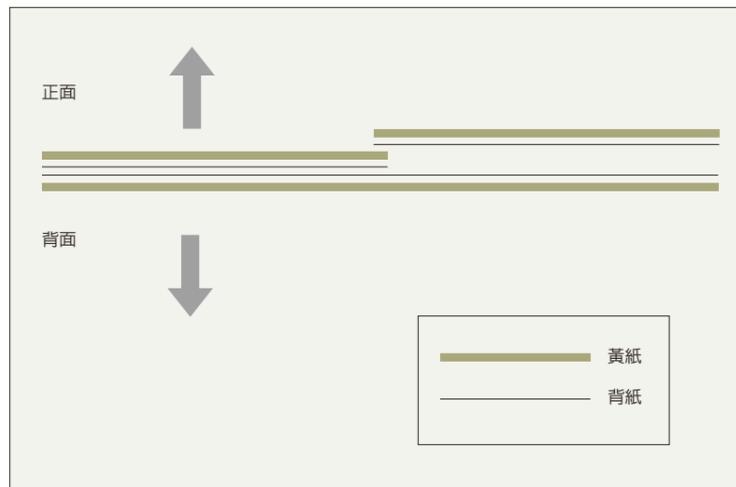
八、九）
三、補洞

背紙揭除後進行補紙，須補紙處為詔書破損處。造成破損的因素大致為紙張邊緣老化或前人所為而致之破洞。在隱補破洞的同時，必須考量前人補紙是否有文字書寫其上，補紙顏色是否與破洞周圍環境顏色相當（因破洞邊緣處常有紙張老化褪色現象），以及補紙紙張紋方向是否與詔書本身一致，補紙與破洞邊緣搭接處厚度是否過厚等問題。因書寫詔書之紙張顏色、特性不同於其他紙張，所以筆者使用〈詔書〉本身之舊紙作為補紙。另外，進行補洞時，須注意詔書是否有與正面暫時加固層分離之情形，進而造成脆裂，產生新的裂痕，因此在操作的過程中必適時局部保持潮濕。（圖十、十一）

二、揭除背紙

經過浸洗的詔書能夠使將要被揭除的背紙更容易揭離。而在揭除背紙之前應先瞭解詔書之組成狀況。書寫〈詔書〉的紙是由多張紙張相疊而成，有部份紙層因年久老化而有空

鼓、脫糊等現象；因此文物本身狀態並不穩定，所以修護過程中得將其揭離、重組。詔書上下由加托過後的黃紙接連而成（圖六），在揭除背紙同時，必須先理清紙層之間的關係；尤其在紙張搭接蓋騎縫章處，必須更謹



圖六 詔書紙層示意圖



圖七 正面暫時加固



圖九 揭除背紙



圖八 揭除背紙



圖十四 故閣000018咸豐遺詔（咸豐11年）修復前（全幅）



圖十五 故閣000018咸豐遺詔（咸豐11年）修復後（全幅）

片萃取出顏料後進行解密。
另外在揭裱的過程中，筆者以更近距離的接觸與觀察，試圖從中推測詔書的製作過程。從揭下來的背紙裡發現黃紙正反為黃白兩色，倘若是無

加工過紙張由浸染而著色，照理說紙張應雙面皆為黃色，而不會有表面黃色背面白色的效果。本件詔書之黃紙是不是如文獻中所記載的「染潢」方式下產生，仍有待更進一步研究。

註釋

1. 許育晏，《阿里山十大功勞與台灣黃藥乙醇萃取液抗霉及抑菌性之研究》，嘉義大學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，2008.07，頁128。
2. 氫鍵的產生是因為纖維素的組成單元葡萄糖分子具有多重羥基（-OH鍵），當纖維素間的距離夠近，羥基之間就會形成氫鍵，彼此吸引。

參考資料

1. 馮明珠（2005）〈細說院藏「詔書」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262期，頁36-49。
2. 周寶中（1984）〈古代保護紙質文物的藥物防霉技術〉，《中原文物》，第4期，頁87-92。
3. 溫台祥、蒲彥光、楊時榮（2008）〈釋書籍「裝潢」與保存關係研究〉，《台灣圖書館管理季刊》，4（3），頁95-117。
4. 陳景林、馬毓秀著，《台灣天然染色事典》，台中縣：台中縣立文化中心，2002。

最後在此感謝裱書室資深修復師賴清忠先生的協助，共同完成此件文物修復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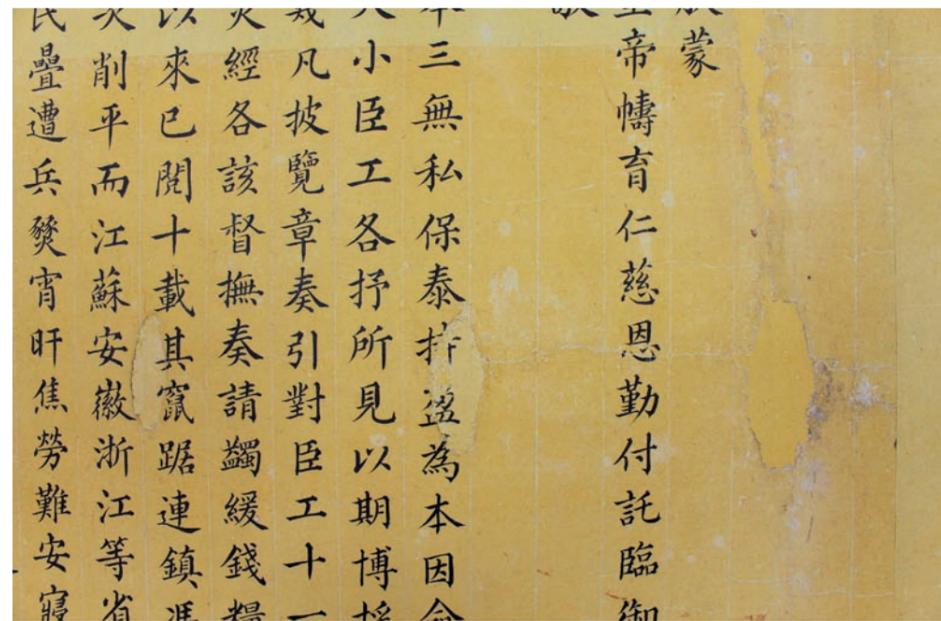
四周襯以紙、綾或絹鑲貼，背後至少裱托一層之裝裱形式），並以卷收方式存放，便於日後典藏與展覽。（圖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）

從院藏〈詔書〉的保存狀況來看，除了邊緣磨損、脆裂等紙張老化因素外，並無明顯蟲蛀現象，更加證實黃紙具有防蟲效果。不過黃紙是否為黃藥染製？而前人又為何選擇黃藥？除了防蟲之優點外是否又較同時

期所使用之染料具有不易褪色，耐久性強之理由，還有待更深入的探討。檢測方式可利用科學儀器（如：高效能液相層析配置二極體陣列偵檢器、螢光分光光度計、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）交叉比對、分析，將紙張殘



圖十二 修復前（局部）



圖十三 修復後（局部）